编 者 的 话

花城版文学年选肇自2001年。我们定了三个原则：广泛阅读，精中求精；以质取文，不以人取文；题材多样，风格多样。打头阵的是《中国散文年选》，由中国散文学会主编，李晓虹、王兆胜博士编选。2002年起，增加了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《中国中篇小说年选》(谢有顺编选)和《中国短篇小说年选》(洪治纲编选)以及《中国随笔年选》(李静编选)。2003年起，再增加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的《中国报告文学年选》(傅溪鹏编选)、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的《中国诗歌年选》(王光明编选)和鄢烈山编选的《中国杂文年选》。

至此，年选方阵已经组好，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将逐年延续下去。阵容是强大的，各学会(中心)和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冯骥才先生，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对年选工作极为支持并热忱指导，在此深表敬意和谢意！

值得高兴的是，七种年选的编选者都是在各自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、学者和新锐评论家，他们坚持上述三个原则，严肃认真，辛勤劳作，拿出了无愧己心、让读者满意的答卷。谢谢他们！

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年选的支持和厚爱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

序

谢有顺

一

文学在任何时候，都是人类心灵里一种隐秘的奢侈念想。这点奢侈的念想，决定了文学的本性总是关乎精神和存在的，它虽然具有梦想和幻像的形式，说出的却应是最为真实的心灵图像——历代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了太多这样的伟大图像。然而，中国当代文学似乎一直未能有效地接通这条伟大文学的血管，它再热闹和喧嚣，终究无法掩盖里面那个根本性的匮乏——存在感的日渐淡漠。存在，这个沉重的话题似乎早已不再被人记起，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消费主义的故事和欲望诉说，谁还有兴趣对存在进行穷追不舍的探查呢？在当代的文化境遇中，存在已经被遗忘，用昆德拉的话说：“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，胡塞尔所讲的‘生活世界’在漩涡中宿命般地黯淡，存在堕入遗忘。”可在我看来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，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，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，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。所以，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中，昆德拉称小说家为“存在的勘探者”，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“通过想像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”，“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”。确实，存在是文学永恒的母题，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、解释和辨析，这也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。因此，在我们这个存在感日渐稀薄的时代，文学应该召唤更

多对存在敏感的人，更多存在的勘探者和发问者。——比起文学的其他匮乏，这也许是最为重要的。

为此，我一直有一个看法，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和加缪等少数几个作家，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划定了难以超越的灵魂边界和精神限度，也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如何转向存在奠定了基本的方向。甚至可以说，凡是二十世纪比较有精神质量的作家，无一不是与这几个名字的影响息息相关。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内心的文字，开辟了文学面对灵魂的新的方式，也为人类精神的探索敞开了新的道路。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，也许，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文学具有了现代意识，并为中国文学引入了存在的维度。所以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存在作为一个嘹亮的字眼，就一直伴随着文学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内心涌动，它像文学的语言和形式一样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视。

这里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是巨大的。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，长盛不衰的只是世俗化的文学，致用的文学，教化的文学，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学——也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。其实，政治解释的不过是此在，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，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、将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，才是完整的、深邃的、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。但历代以来，中国一直处于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，写作在大多数的时候必须空洞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。古代的“诗言志”，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，当代的“文学为政治服务”，“作时代的留声机”，以及在苏联、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，等等，这些文学主张几乎都是反存在的，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、作家主体之外的“志”和“政治”。文学被剥夺了直接面对存在的权利，在它与存在之间，总是横亘着“志”和“政治”。慢慢的，存在就被“志”和“政治”所遮蔽，文学也就成了一种宣传品。

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和加缪等人的名字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后，中国文学的实用主义面貌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

变，文学才开始找回自身的属性，找回它与存在的原初关系。因此，我一直很关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加缪等名字密切相关的作家，我觉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珍贵的部分。即便有模仿的嫌疑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引入中国文学的功绩。比如史铁生、残雪、余华、莫言、格非、北村这样的作家，他们的写作意义是谁也无法代替的，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。它使我们看到，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。

遗憾的是，这种向存在发问的精神，并未在更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回应。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推进，中国作家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写作节日，他们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，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，存在的冲突被悬置，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，而更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，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是缄默的。

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，因为一旦对存在的追问中断，中国文学就很难获得高贵而深邃的人类性品格。我们过去在世俗和致用的文学中沉迷太久了，惟有存在，能够为我们提供从里面超越出来的力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，而喜欢有力的、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文学。这就是我喜欢卡夫卡、加缪的原因。我觉得卡夫卡笔下的甲虫、小动物、饥饿艺术家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，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，他们揭示出了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：悖谬，存在的异化，无意义对人的粉碎……在他们笔下，人类的存在是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，它无处藏身。

中国文学一度也在这个背景里，通过一些先锋作家的努力，开始获得存在的眼光，开始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。但更多的作家则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，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。本以为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坚持追问存在的勇气，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，文学很容易就淹没其中，

就连存在本身，也如同爱情一样，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消费品。只有少数的作家，能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，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。——只有通过发问，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才能摆在每个人面前，提请更多人的注意，让更多人都停下来想一想：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？

看到这一点之后，我们不禁要问：那些随同消费社会一同快乐的作家们，他们有什么理由快乐呢？真正有存在追问意识的作家，应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，独自向存在的黑暗旅程进发。这样的写作，即便不能给我们疾病丛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，但至少能让我们看到存在的疾病本身，看到现代人的精神伤口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力量？雨果说，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，会黯然神伤。今天，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，就不仅是黯然神伤了，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痛苦、绝望和内心的撕裂——当代文学中若有更多这样的存在的勘探者和发问者，我想，文学的精神质量才有望获得有力的提升。

二

我还注意到现在有一种说法，认为文学需要重新跟社会对接，需要回到现在的生活现场，这有一定的道理。确实，文学有段时间是过于玄学化、过于抽象化了，好像文学在面对现实和此在的问题上是无效的。这不正常。钱穆先生说过，晚清文化衰落是因为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，套用这个说法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，当代文学一度也衰落成了“纸上的文学”？当然，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，本就是“纸上的”，但我以为，在纸的背后，它应该连接一个更为广阔、深层的社会、精神和心灵空间。可是，我注意到，在现有的文学实践中，很容易出现两个文学极端：一是“极端抽象”的写作，这个我们并不陌生，在八十年代文学实验时期，就曾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在语言、形式、叙事方面进行探索，这为文学拓展了空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同时，也留下了很多非常玄学、抽象的作品，一般的读者无法卒读；另一种是“极端写实”的写作，非常的写实，非常具体、琐碎、世俗，贴着地面，完全是形而下的，这成了一种文学潮流，包括那些过日子型的小说，还有一些缺乏艺术提炼的口语诗歌等。这两种写作，现在看来都有局限性，都走了极端。当革命大潮退去，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平衡、更健全、也更开阔的写作。

很多人都注意到了，当前的文学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或者说正在酝酿着一些新的变化、新的可能性。也许，最为重要的是，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，当然也包括对自我的追问，对存在的追问，对世界真相的追问。但现实中很多作家仅仅是在写作，是在讲一个故事或描述一种状态而已，很少有人自觉地使自己的写作联于自我追问、自我追溯，连自我都不追问了，更不用说追问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了。作家多一点自我追问、多关心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、甚至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问题，并没有坏处。没有追问和沉思的写作往往是苍白的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，作家被文学创新、文学革命的潮流所驱动，写作很容易偏于艺术革新、艺术实验，而今天，消费主义兴起，写作又很容易偏于另一端，试图以内容取胜。可是，经过这些年的积累，是否有可能产生一种更有整体感的文学？作家是不是应该有更健全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维度，来保证他的写作接通的是一个更伟大的文学血脉？形式革命，语言探索，叙事建构，存在关怀，等等，这些过去许多人为之付出劳苦的领域，今天成了当代文学的小小的遗产，但是，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细微方面的变化了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期待出现这样的作家：艺术上有创新，语言上有追求，精神上有更健全的维度，从而能在整体上更完整、更深刻地把握文学。比如，在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之外，还需要加入一些命题，这也是伟大作品该有的最基本的命题，比如存在的意义、生与死、人性、宗教意识等等。这不是无足轻重的。这种东西应该纳入当代写作的精神维度中去。如果一个作家具有这种艺术方面的自觉，又有精神方面的广阔视野，就有可能成为

一个具有对文学世界作出整体观照的作家。只是在某些细微方面有创新的作品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，只有能进行整体性自我塑造的作家，才有可能写出大作品来。

我常想，文学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复杂。二十世纪是把文学复杂化的世纪。过度复杂化之后，我很想知道，文学，以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，是否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更单纯、更基本的层面来思考？过去我们一直在追求文学的变化，可在变化的下面，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核心——跟我们的内心、人性、最原始的精神经验相对应的问题？我们生活在“快”节奏的社会里，文学现在是否应该“慢”下来？很多人崇尚“快”——快速写作，快速出版，快速成名……但我认为，“慢”才是文学最为重要的价值观。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，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“慢”不致失传。一“慢”下来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其实文学所关注的问题，世界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事物，等等，始终都未曾发生多大的变化。由此我就想，现在的作家应该重新找回一种对世界极为单纯、简明、基本的认识能力，以直达世界的本质和核心。比如，传统文学中的一些东西很简单，但其核心却是一些不变的、永远的、基本的问题，如《论语》中的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说出了这个世界最本质的东西。还有唐诗宋词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简单的句子，在反复吟诵的过程中却能产生一种美、一种致命的吸引力。世界的本质，个人丰富的内心，连接于那些恒常的、能跟我们的内心相呼应的语词中，这是多么成功的话语方式。

由此可见，我们也曾拥有过这么一笔伟大的遗产，它能把世界的本质、核心，用简明、单纯的方式表达出来，重新让我们感受到话语的力量。原来单纯也可以表达出这么丰富的东西；原来最本质的往往是最简明的。比如《圣经》，就是一个极为经典的文本，它的话语方式非常单纯，但又极为深邃——它的深邃不是通过理性推演的方式达到的，而是通过对世界状态的单纯呈现来达到的。《马

太福音》说，“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”——多么伟大而朴实的真理。比起蕴含在这些文字里的简明的智慧，我们说的许多话，听起来多像是毫无意义的聒噪啊。看来，简明、单纯地抵达世界那不变的、永恒的、本质性的核心还是可能的，关键是看作家是否有这个能力将之这样呈现出来。这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：当文学被过度复杂化之后，在话语方式和精神方式上，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获得对世界基本性问题的单纯、清明、透切又直达核心的认识能力？这不是幻想，因为我们至少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伟大的说话方式。

三

在存在和语言之外，也许还有一个经验的问题值得讨论。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革命的主角是“语言”的话，那么，九十年代以来这个主角则换成了“经验”。语言具有纯粹性和先锋性，而经验则更富趣味性和煽情性——显然，后者才是消费社会所亲睐的。因此我认为，整个九十年代，都是作家们叙说经验的时代。经验写作崛起的直接后果是，作家们丧失了语言探索的兴趣，转而共同着迷于经验的书写和挖掘。——考察经验的表达形式，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叙事转型和叙事危机。

我认为，九十年代以来小说经验的核心内容是：历史传奇、日常生活和身体细节。这三者，几乎涵括了当代小说的大部分经验类型。历史传奇经由电视剧的传播和演绎，已经塑造出了巨大的消费群体；日常生活叙事，是把读者牢牢锁定在平庸的“现在”，它完全剔除了生活中的戏剧性和理想色彩，通过一种近距离的抚摩，让读者置身生活的洪流中感受生活的真实；身体细节则是对生活的进一步简化，它的书写目标更多的是性和欲望，是私人的闺房经验，

是夺目的消费看点，读者在这样的阅读中，既实现了自我关怀，也满足了窥视和猎奇的欲望。可以想像，叙事一旦挣脱语言和形式的羁绊，投身于历史传奇、日常生活和身体细节的书写，那将会迎来多少读者的目光。事实也是如此。撇开历史传奇、清宫戏这样的热点不说，单从纯粹文学领域的发展来看，从“新写实小说”、“女性文学”到“七十年代人”、“身体写作”等事件和热点的兴起，无一例外都是日常生活和身体经验在作小说的叙事主角，语言和形式彻底退场，叙事被简化成了对经验的转述。

那么，日常生活和身体经验又是如何成为消费社会中的叙事主角的呢？我认为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：一是注重生活中的细节描写；一是把生活艺术化和仪式化。可以说，这两点是九十年代小说叙事走向读者的重要策略，它同时也暗合了消费社会的潜在需求。九十年代以来，小说叙事开始向日常生活撤退。随着市民社会的慢慢形成，以及中产阶级的崛起，日常生活日益受到尊重，自然，它在小说中的书写地位也开始合法化——过去那种拒斥日常生活、把日常生活贬斥为黑暗、庸俗的代名词的写作思想宣告终结。精致、复杂的细节描写，使生活的所有角落都无处藏身，越私密的细节，越能取悦于读者。“口述实录”、“半自传体小说”、“真情告白”之类的叙事文体，正是通过不厌其烦的细节描绘，来满足读者的隐秘心理。把生活艺术化和仪式化，则是新一代作家惯用的策略，像酒吧、商场、旅行、染发、哈根达斯、星巴克，甚至吸毒、性放纵等等，都可以在他们笔下被包装成一种艺术化、仪式化的元素和空间。按照波德里亚的分析，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，抹平了日常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界限，艺术可以是一种生活，生活也可以被包装成一种艺术。这些，在新一代作家那里，早已可以自由转换。

中国未必真进入了消费社会，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产生消费性的写作潮流。如果我们作进一步分析，便会发现，文学叙事中的细节描写，满足的是读者对趣味的渴求——趣味是消费社会中新的阅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标准；文学叙事中生活的艺术化和仪式化，满足的却是读者对符号和意义的渴求。——艺术化和仪式化，其实就是符号化。在消费社会，意义的表达往往是通过符号来完成的。也就是说，消费社会的逻辑根本不是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占有，而是满足于对社会能指的生产和操纵；它的结果并非在消费产品，而是在消费产品的能指系统。文学消费也是如此。如今，读者买一本小说，几乎都被附着于这部小说上的宣传用语——这就是符号和意义——所左右。小说（产品）好不好越来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它被宣传成一个什么符号，被阐释出怎样一种意义来。最终，符号和意义这个能指系统就会改变小说（产品）的价值。我们目睹了太多粗糙的小说就这样被炒作成畅销书或经典作品的。这虽说是消费社会里写作的大趋势，但我的确觉得，叙事如果完全受控于消费符号和经验主义的引导，文学的前景必将一片黯淡。这个时候，回忆本雅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说的“经验的贫乏”和“经验的贬值”的论断，是饶有意味的。尽管经验是恢复文学真实品格、此在关怀的重要凭借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经验并不能完全拯救文学，经验只有在语言的创造中形成伦理观照，它才能获得艺术品格，脱离庸常。我甚至认为，写作最终创造的并不是经验，而是语言。但是，当代文学写作目前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，几乎集体转向了经验书写，并最终被经验所统治，这个时候，必要地疏离经验、转而使经验获得存在的品格，就显得异常重要。

确实，经验已经贬值，因为同样的经验正在被各样的写作者所重复。即便经验写作的市场依然强劲，终究也掩饰不了它在作家内心的贫乏。经验必须被存在、灵魂所照亮，它才能获得审美和精神上的意义。

——至此，我简略论述了三个重要的词：存在，话语，经验。我以为这是观察当代文学写作极为重要的基点。在遍选《2003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》的过程中，我始终贯彻着这三束眼光：我非常看重一篇小说是否具有关怀存在、抵达存在腹地的能力，也很留意这

篇小说的话语方式是否简明、透彻、直抵事物和人性的核心；另外，我在关注小说经验的真实性的同时，也避免陷入经验的沼泽，而选择那些能使经验走向存在的小说。这些，其实是文学写作最为基础的能力。入选的这十二篇小说，风格也许各自不同，但我以为，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作家在关怀存在、书写经验、话语创造上的整体水准。正因为此，入选的小说可谓既有良好的阅读效果，又能深具感动人心的力量，我相信，一般的读者都能毫无障碍地进入这些小说的秘密世界。因此，面对这批 2003 年度的优秀中篇小说，读者唯一需要的就是用心阅读，我再饶舌，实属多余。

2003 年 12 月 14 日，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2003 **中国中篇小说年选**
中国小说学会主编；谢有顺编选.
－**广州：花城出版社**，2003.12
ISBN 7－5360－4214－0

Ⅰ.2...
Ⅱ.①**中**...②**谢**...
Ⅲ.**中篇小说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**
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**数据核字（**2003**）第** 117656 **号**

责任编辑：温文认
技术编辑：赵　琪
平面设计：苏家杰

出版发行　**花城出版社**
（**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** 11 **号**）
经　　销　**全国新华书店**
印　　刷　**广东新华印刷厂**
（**广州市永福路** 44 **号**）
开　　本　880×1230 **毫米**　32 **开**
印　　张　18.625　　1 **插页**
字　　数　450,000 **字**
版　　次　2004 **年** 1 **月第** 1 **版**　2004 **年** 1 **月第** 1 **次印刷**
印　　数　8,000 **册**
书　　号　ISBN 7－5360－4214－0/I·3397
定　　价　33.00 **元**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　　录

序…… 谢有顺（ 1 ）

淡绿色的月亮…… 须一瓜（ 1 ）
水随天去…… 方　方（ 42 ）
我们的骨…… 陈希我（116）
艺术家韩起祥…… 贾平凹（154）
苏门答腊的犀牛…… 夏季风（192）
寻找妻子古菜花…… 北　北（233）
英雄…… 陈昌平（272）
天生那个一对…… 荆　歌（308）
骑楼…… 黄咏梅（365）
阿瑶…… 巴　桥（395）
我们卑微的灵魂…… 熊正良（425）
龙凤呈祥…… 李　洱（475）

淡绿色的月亮

须一瓜

一

不是谁都能看到淡绿色的月亮的，它只是有的人在有的时候能够看到。

芥子在那天晚上看到了。她是在钟桥北的汽车里看到的。桥北到机场接回了回娘家一周的芥子。然后，他们停好汽车，手牵手开门进屋。桥北在开门的时候，顺势低头吻咬了芥子的耳朵。

保姆睡了。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能发亮的物件都在安静地发亮。玄关正对着大客厅外的大落地窗，阳台上的风把翡色的窗帘一阵阵鼓起，白纱里子就从翡色窗布的侧面，高高飞扬起来。卧室在客厅侧面隐蔽的通道后面。

芥子的头发还没吹干，桥北已经在床上倒立着等她了。说是倒立健脑，桥北还有很多健身的方式，比如，每天坚持的两千米晨跑，周末三小时的球类运动。桥北无论生活还是工作，都充满创意。比如，做爱。近期，桥北在玩一种花生粗细的红缎绳。芥子叫它中国结，桥北不厌其烦地纠正说，叫爱结。红缎绳绕过芥子的漂亮脖颈，在分别绕过芥子美丽的乳房底线，能在胸口打上一个丝花一样的结，然后一长一短地垂向腹深处。桥北给全裸的芥子编绕爱结的过程，也是他们双方激情燃烧的美妙过程。芥子喜欢这个游戏。

入睡的时候大约是十二点。芥子一直毫无睡意，起来服用安定的时候，她不敢看钟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她第一感觉是谁在喊叫。有一只人高的小白兔站在她床前。眼睛很涩，她睁开眼睛马上又想闭上，可是，她突然打了个激灵，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是的，不是做梦，真的有人站在她面前，手里有刀！桥北不在身边。那人脸上戴着小白兔面具，白兔一只耳朵翘起，一只耳朵折下来；客厅灯亮着。芥子一张嘴就想喊桥北，小白兔一下捂住了她的嘴，刀尖差一点就要扎在芥子的鼻子上。芥子闻到那只陌生的粗糙的手心上的汗味混合什么的怪味。

小白兔的表情始终是得了大萝卜的高兴表情，可是面具后面的人挥着刀，手势十分凶狠：敢喊，我就不客气！喊不喊？

芥子慌忙摇头。小白兔用力捏了下芥子的脸颊，拿开了他的手，但刀没移远。出去！那人说。

芥子下床。她穿着冰绿色的细吊带丝质睡裙，睡裙长达脚面，可是胸口比较低，所幸爱结还在脖颈上，松松垮垮地吊着，芥子觉得多少掩饰了一些空档。

桥北在客厅，他被绑在一张餐椅上，一个带着大灰狼面具的人站在他身边。没有看到保姆。一见到芥子，桥北就做了个没有食指配合的“嘘”的表情。芥子知道桥北要她安静、镇静，可是，芥子克制不住地颤抖、想哭，也想叫喊。小白兔晃了一下耳朵，大灰狼就过去拖过一张餐椅。大灰狼去拖餐桌椅的时候，芥子发现他是个不太严重的瘸子，不知想平衡，还是想掩饰，大灰狼用跳跃的方式行走。

大灰狼把椅子放在沙发前，离桥北四步远的地方。芥子被小白兔用力按坐了下去。大灰狼马上拿着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棕绳，要绑芥子。芥子尖叫起来，小白兔一巴掌就甩了上来，芥子噤声，转头看桥北。桥北没什么表情，似乎闭了下眼睛，还是要芥子安静的意思。芥子的一颗眼泪掉下来。大灰狼就把芥子的手熟练地反绑在后面了。桥北对芥子说，别紧张，没事，他们不是有困难，不会到

我们家的。是吧？兄弟，看喜欢什么，你们拿好了，我们也不报警，只请你别伤害我们。

桥北的包、芥子的包、两人的手机都在沙发前的大茶几上。小白兔子示意大灰狼看好两人，他开始搜包，两人包内每一个夹层的东西都倒出来了，大小面额的钱、购物发票、优惠卡、会员卡、身份证、医疗卡、口红、粉盒、卫生护垫倒了一大摊，桥北的包竟然只有一个旧的电话本和一个摩托罗拉 V998 手机，和两块电池；小白兔在一个夹层中找到五十元和包着它的一张发票；芥子的包内东西占了一大堆，可是，这一大堆里的钱只有两百多元。桥北现在使用的黑包不在。

芥子在想幸好把两千元钱给了妈妈，还有桥北的现在用的黑包可定是落在车上了，这个是他已经不用的旧包呢。小白兔突然冲到桥北面前，一把揪起桥北的睡衣前襟：还有钱在哪！桥北说，我也不清楚。包不是都翻了吗？三把手机你们都拿走吧，请把 SIM 卡留下好吗？大灰狼瓮声瓮气地说，这手机当然是我们的。还有钱呢？

小白兔面具的眼睛窟窿位置，射出非常阴冷的光。显然他是主谋。你们俩住这样的房子，不是只有这点钱的人！快点！我没时间！

大灰狼面具嘴巴窟窿，能隐约看后面的人脸上有一副挺长的暴牙，人脸瓮声瓮气地说话，可能是想把牙齿遮盖得好一点，以至养成了习惯。他说我大哥一旦见了血，就收不住手了。你们最好不要让他见血。

桥北说，到卧室的床头柜抽屉里看看吧。

二

歹徒是凌晨五时离去的。他们在佣人房找到了被毛巾堵嘴、捆绑得快死过去的保姆。桥北说，他们大约是凌晨四时左右进来的。

开门进来，钟桥北说他是在卧室卫生间听到客厅好像有异常动静，于是，走到通道观察的时候就和两名劫匪相遇了。月亮非常亮，西斜的月光洒过阳台，透过白纱窗帘，照在沙发上。小白兔和大灰狼的黑影就突兀在沙发前。然后他们扑了上来。

歹徒总共得到了五千二百元现金，其中五千元是银行卡上根据密码到柜员机上连夜提的款；四万元航空债券，再过两个月到期；两个戒子、一条白金项链；三把手机，其中桥北的是才买一个月的商务通手机，价值近五千元。

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就来了。先是两个，后来来了好几个，乱哄哄的。芥子想想就想哭。警察分别给桥北和芥子、保姆做了笔录，不同的警察，问的问题差不多，但是，他们还是一对一对地反复提问、记录。警察似乎越来越怀疑保姆，有关她的问题，问得越来越细。

钟桥北和芥子离开刑警中队的时候，已经十二点半了。保姆要稍后问完。他们就先走了。也许受了警察影响，钟桥北也开始分析保姆作案的种种可能性，但芥子不想参与分析，她不想说话。就是不想说话。桥北说，你怎么啦？

芥子小声说，很累。

两人到牛排馆随便吃了点午餐。桥北说，回家睡一下就好了。别难过。钱毕竟身外物。想开点，好吗。

芥子还是不想说话。桥北说，这案子你说能破吗？

一块牛排被芥子割得稀烂，她只是吃了一个煎鸡蛋。桥北已经明显感到芥子情绪低落。他动手用自己的叉子叉了一块牛肉往芥子嘴里送。芥子扭过头，不接。芥子说，他们都比你个子小很多，其中有个人是瘸子。

桥北愣了愣，可是，桥北说，他们手上有刀。对不对？

芥子点头。

桥北是当晚七时的飞机。飞大连，有个展览会。他不知道芥子午睡也失眠，芥子当时尽量不动地躺在桥北身边，桥北打呼噜的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